

王统照,山东诸城人,出身地主家庭,自幼丧父,全靠母亲细心教养。参加了五四运动的他,1921年初与周作人、茅盾、郑振铎、许地山等发起成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——文学研究会。

后来,他迁居青岛,在中学任教,居所就在观海二路49号。这并非王统照在青岛的首套物业,当年青岛经德国人规划,从一个小渔村变为沿海大城市,房产投资也随之兴盛,王统照的母亲极具投资眼光,早年便从诸城来青岛购置房产,还多次带王统照来青岛游玩度假,开阔其视野。王统照迁居青岛后,觉得原有物业离海边较远,所以在观海二路购地建房,即现观海二路49号。

这处故居就在我外婆家附近,旁边还住了不少同学,所以年少时常从那院门前经过。小院居高临下,需沿石阶走上院子,小楼残旧,从下面看仅露一角,要想窥其全貌,要不就敲门进去,要不就走上旁边的观海山,在高处眺望。

那时我不知王统照其人,后来读他的《山雨》,才知这位如今声名不彰的作家其实是新文学的重要人物,《山雨》在当时与茅盾的《子夜》齐名。

后来专程寻访,院门口已挂上了“王统照故居”的牌子。我从原总督府侧面的小路拾阶而上,走到观海二路。总督府是德式建筑,极是壮美,这条小路由石板铺就,层层阶梯,两侧是大块花岗岩筑成的建筑墙面,上面布满绿意盎然的爬山虎,让人忍不住伸手触碰,墙角也伸出几朵小花。

我不由浮想联翩:当年,那些文学青年携青涩文稿造访王统照时,是否也是走这条路?

走到尽头,便见到一条蜿蜒着的半山小径,有一个个需拾阶而上的院落,两侧矮墙伸出朵朵樱花、紫藤或桃花,那一个个略略残旧的窗台前,也总摆放着一盆盆小花。

这便是观海二路,与之平行的还有一条观海一路。所谓“观海”,是因其地势高,依山而辟,可凭窗观海。

当年,这里是热闹的,身为新文学干将、成名已久的王统照,提携了众多文学青年。吴伯箫曾回忆,“观海二路的书斋

【故人旧居】

残楼半山凭海,犹思昔日青潮 青岛王统照故居

□叶克飞

那些视若无睹的老庭院老房子不仅美丽,还有着无数故事。如今居住在里面的人们,往往并不知道过往,哪怕他们在此居住了几十年,生儿育女,从壮年到白发。很庆幸在这样一个城市中长大,青岛曾名家云集,是当时中国的人文重镇,梁实秋、沈从文、闻一多、洪深……在青岛可以寻觅到许多名人故居。每当在民国史料中见到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时,便想去他的故居看看——那也许是最好的沟通,只要手触摸故居斑驳的墙,彼此时空便可重合。



王通照故居

里,同你送走多少夕阳,迎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光”。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的臧克家也常来王宅拜访,他的第一本诗集也由王统照筹措出版。许多客居青岛或赴青游玩的作家都曾做客于此,俞平伯就曾留下“故人邀我作东游,可惜年时在早秋。三面郁葱环碧海,一山高下尽红楼”的诗句。

也是在这栋小楼,王统照编辑出版了青岛历史上第一个文学刊物《青潮》。在创刊号上,他写下《我们的意思——代创刊词》,其中写道:“我们想借助文艺的力量来表达思想,在天风海浪的浩荡中,进跃出这无力的一线青潮。”

我曾有过疑问:以王统照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资历,为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任教国立青岛大学(1932年易名国立山东大学)呢?王统照自己的说法是身体不佳,也有人分析与“派系”有关,指王统照出身文学研究会,国立青岛大学却是新月派聚集地,前者推崇鲁迅,后者却与鲁迅不睦,有人还提及一个典故,涉及王统照离京赴青的原因,据说当年王意气风发,著述甚丰,但胡适认为他翻译的一首诗作硬伤太多,便撰文讥讽,王统照大为不满,又因慈母去世,心灰意冷离开北京,而国立青岛大学恰恰以胡适为精神领袖,杨振声更与胡适相交莫逆,王统照自然不愿“投奔”,不过从各种记载来看,王统照与杨振声的关系不错,如朱自清赴青游玩,王统照就带他去杨振声家中做客。君子和而不同,想必就是如此。

1931年,他游历东北,写成报告文学《北国之春》,回青后又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、以东北乡村为背景的《山雨》。茅

盾对之推崇备至,现代文学史上将之与《子夜》并列,吴伯箫更将1933年称之为“子夜山雨季”,说《山雨》和《子夜》,一写农村的破产,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。

抗战期间,青岛沦陷,观海二路49号也被日军占据,此时的王统照正在上海工作。日军叫人通知他回青“合作”,可归还房子,他自然不肯做汉奸,可怜故居多年藏书毁于一旦。抗战胜利后,他回到青岛,终于得到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,观海二路的小院也得以收回,虽已家徒四壁,但这条路总算重回往昔宁静。

如今的观海二路依旧静寂,走了半天,只见到几个老人慢慢从路边踱过,或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摆弄花草,一派悠然。如今,海畔高楼林立,这些院落恐怕已看不到海,更听不到涛声。当年,为了看海,王统照专门在书房外修了个小平台,起名望海台,他曾写道:“每天下午,太阳光正射在院落里,夕阳西下,照得海水一片通红,海色天风,最适人意”,他也曾在《青岛素描》中写过青岛的云,“如有点稍稍闲暇的工夫,在海边看云,能够平添一个人的许多思感,与难于捉摸的幻想。”

就是这个小小的“望海台”,成为客居青岛的作家们聚会畅谈之所,并如王统照所写,“进跃出这无力的一线青潮”,之所以说是“无力”,或是因为“天风海浪的浩荡”吧,在海边生活的人常感自身渺小,而且在那个时代,“借助文艺的力量来表达思想”,于王统照等人而言是救国之路,却非一蹴而就,这“无力”恐怕是从此而来。

后来的王统照,早逝并就此声名不彰,那一线青潮,不过沉浮一瞬。

【民间】

家乡的沙土岗子

□宋振东

我老家在鲁西北一个偏僻的农村,村子的东头和西头,各有一座沙土岗子,方圆上百亩,几十米高,上面种满了杨树和柳树。我们村子就坐落在两座沙土岗子之间,是远近闻名的“沙土村”,盛产沙土。

细细的沙土,一望无际,尤其是夏天傍晚,光着脚丫子踩在滑溜溜的沙土上,从沙土岗子上面溜下去很爽,像过山车,软软的、暖暖的。

沙土岗子周围长满了茅草,每年的春天和夏天,我和小伙伴们就到沙土岗子上挖茅根、采谷荻玩。茅根细细白白,一节一节的,有点甜甜的味道,很好吃。谷荻上绿下白,剥开绿衣,就会露出白绵绵的嫩芯,放入口中,软软的、嫩嫩的、甜甜的,越嚼越觉得绵柔清香。

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采谷荻的歌谣:谷荻谷荻,抽筋剥皮,今年出来,明年还你。谷荻谷荻,上天拉犁,今年吃了,明年还你……

家乡的沙土岗子,是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耍嬉笑打闹捉迷藏的好地方。

据村里的老人讲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由于连年干旱,沙土岗子经常“搬家”。冬天刮北风时,沙土岗子会被北风从路北边刮到路南边去;等到了春天刮南风时,沙土岗子再被从路南边刮回到路北边去。就这样,村头的两座沙土岗子被南风和北风“搬来搬去”,也不能种地,沙土岗子成了村子里的“公害”。

不过,细细滑滑的沙土也有一大用处,就是谁家生了小孩后,给孩子穿土布袋用。家乡的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祖祖辈辈,都是穿着土布袋长大的。

所谓土布袋,就是用老粗布做成的一种布袋,下半截像面袋,上半截似坎肩,肩部开口,钉有纽扣或带子,里面装上沙土,是穿在身上的布袋子。

给孩子穿土布袋用的沙土是颇有讲究的,首先要选用松散细腻的黄沙土,然后在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,晒到抓到手里,沙土能够在指缝里一泻无余,再将沙土里面的杂质,用细面箩筛除后,装到容器里备用。小孩子需要换新土时,就取一些细面箩筛过的好土,放到铁器里烧热,温度达到不凉也不烫手,正适宜的时候,就把沙土装进土布袋,然后把光着屁股的小孩子再放进土布袋里。

小孩子在滑溜溜暖融融的土布袋里很是舒服,在里面活动自由。刚换上新沙土的小孩子是很高兴的,时间久了,小孩子在土布袋里又拉又尿,就会把沙土尿成了泥土,在里面又湿又凉,这时小孩子就会哭闹,小孩子这么一哭闹,大人就知道该换新土了,于是把小孩子尿湿的沙土倒出来,再换上一些新的干松热沙土,确保孩子始终在温暖干松的沙土里面。就这样,每天都要给小孩子重复换几次新沙土,折腾一番。

沙土冬暖夏凉,据说有补铁补锌、去火杀菌等功能,小孩子穿土布袋不容易感冒生病闹肚子,可有效防止红屁股和褶皱处溃烂,这些说法,虽说不上有多少科学道理,但是穿过土布袋的小孩子很少生病上火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现在,人们生活条件好了,小孩子都用尿不湿,别说是城市里,就是在农村,也很少有人再使用过去的土布袋了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家乡东头和西头的两座沙土岗子,随着时间的推移,被人们开荒种地,两座大沙土岗子越来越小,逐渐变成了两个小沙丘,过去的沙土岗子成了美好的童年回忆。

兵家青州

□乔名

【老照片】

奶奶的军人情结

□彭斐

长期以来奶奶对党和人民军队有着非常朴素的感情,“文革”时期她把还不满参军年龄的二儿子(我的父亲)和大儿子同时送入部队。一下送两个儿子参军,这在当时非常少见,一时被传为佳话,这张照片就是兄弟俩刚换上新军装的合影。

奶奶15岁就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,我的老家属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地带,日寇在镇上筑了碉堡、设了据点,到处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特别是由地主、恶霸和土匪组成的汉奸队更是残酷镇压抗日力量。爷爷1943年入党,担任村长兼村自卫队队长,还担任区中队司务长。一天袭击了日伪据点后,爷爷带了几个游击队员到家里休息。不久汉奸队就把院子包围了,奶奶刚把游击队员隐藏好,几个汉奸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来把奶奶围住,让她把游击队员交出来。奶奶故作惊讶地说没看见有人进来,让他们自己进屋去搜。在堂屋敌人什么也没找到,就断定游击队员躲进了厨房,奶奶灵机一动,当着敌人的面把厨房里的柴草翻了个遍,敌人无可奈何,垂头丧气地撤走了。其实游击队员就藏在院子里几捆高粱秸的后面。安全脱险后,游击队员称赞说:“嫂子,你真有胆,能沉住气,要不我们就全完了。”

家乡解放前夕,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,奶奶与几位党员家属被安置到外乡一户阁楼避难,一位女干部担心孩子的哭声引来敌人,要求奶奶把怀里的孩子捂死,奶奶爱子心切,坚决不同意。一天敌人来到院子里,她连忙捂住了孩子的口鼻,憋得孩子头皮都发青了,幸亏时间短,孩子算是捡了一条命,可还是把奶奶心疼得不得了。

我在大学毕业前已考上选调生,有机会到政府机关工作。后来又有了当兵的机会,受奶奶的影响我也毫不犹豫地参军入伍。奶奶知道后高兴地说:“年轻人还是到部队锻炼锻炼好。”

